

嘉兴大藏经 云腹智禅师语录

序

达磨大士航海而来未尝建立语言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至于一华开后五叶芬芳各擅家声或升堂入室显微阐幽皆藉言以显妙道贯白拈而成至文令千载之下打破疑团顿入不思議境界将茎草作金身转金身为茎草卷舒自在杀活全彰逼生蛇而化龙者唯临济宗为痛快耳云腹禅师蜀人也为破山之裔象崖之子振曹源之宗竖滹沱之帜数十年来为法门龙象虽不以文字新天下之耳目亦不以无言秘大法之真传故其开法川黔一皆以恶辣钳锤本分草料不带枝叶而超无上者也迨后乘槎泛楚缙素遮道如失怙恃其德法相深以入人者如此庚申夏有法嗣我净闻公从潭州賚师语录来携李授梓将入楞严附藏流通问序于余余虽未亲炙面颜但与吾里古新庵清白老师交深盖清师与云腹禅师皆蜀人也常道其真操实履及读其语录行状机趣触法直赴横奔于开口不得处说法从下手不得处施为天风木叶流水行云总属全提举大法于一喝之中揭宗旨于辣棒之下诚令缙白咸臻祖域矣爰笔而为之序。

康熙庚申佛生日

赐进士出身中议大夫整饬阳和道山西按察司副使加二级前广东布政司左布政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通政司左通政翰林院提督四驿馆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河南道监察御史提督顺天等处学政禾郡曹溶拜撰

云腹智禅师语录卷第一

侍者 猗贤 联升 纪录

住重庆府大足县悟灯禅寺

师在三圣庵受请入院据室呈拄杖云新长老祇将者个截三世佛祖脚跟碎一切凡圣顶 汝等诸人急须着眼喝一喝便起护法请开堂拈疏示众云百千三昧无量妙义总在笔尖头上文彩全彰倘或尚留观听却请对众敷扬指法座云坐断十方明历历竖穷三际绝来去喝一喝便升拈香云此一瓣香天无私盖地无私载从不思議海中流出奉为

今上皇帝祝严圣寿万岁万岁万万岁此瓣香奉为当路勋贵阖郡缙绅以暨现前请主伏愿时时彰夔龙之用处处现麟凤之祥此瓣香遇水逢火不焚不溺刀劈斧斫不入不开无端走向黄檗山中撞着辣手当头击碎直得遍界氤氲奉为现住楞伽山玉峰禅寺传临济正宗三十二世象崖大和尚用酬法乳敛衣就坐上首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云第一义谛白椎上座已露了也更要新悟灯说个甚么蓦呈拄杖云看看三世诸佛历代祖师以至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费尽腕头气力百计提撕总不出者一着子且道者一着子是个什么良久卓拄杖云海神知有不知贵留与人间光照夜复白椎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开炉上堂问丁一卓二本分钳锤捏聚放开作家受用去此二途还有为人处也无

师云漫天网举不饶伊进云直下翻身去时如何师云看汝伎俩僧拟议师蓦头一棒乃云说心说性红炉点雪举古举今眼中着屑若是生铁铸就衲僧岂肯循途守辙即今还有恁么人么若无莫怪山僧压良为贱摄将香水无边刹并入钳锤炉鞴中。

上堂问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向上一路千圣不然是何意旨师云来日说向你僧喝师便打乃举天童悟云当头一着坐断要津才然侧耳丧却家珍从来佛法不顺人情师云天童老汉大似夸贵卖贱殊不知蚤顺人情去也时一僧出便喝师云你者一喝喝天童耶喝山僧耶僧拟议师直打退便下座。

元旦上堂拈拄杖云会么识得一万事毕掷下拄杖云南山起云北山下雨复震威一喝下座。

上堂问奋象王巴鼻弄狮子爪牙底人来和尚如何接他师云且站过那边着进云相逢且喜得端的师云端的一个什么僧礼拜师便打乃云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诸增上慢者闻必不敬信山僧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但愿汝诸人二六时中饥来吃饭倦来打眠更莫别思想别作为宁不俊哉汝等诸人还信得及么良久云二十年来经药饵不知此疾是膏肓。

解制上堂东风解冻草萌芽行脚衲僧乱似麻带水拖泥蓦直去阿谁当道摘杨华遂拈拄杖召众云即今莫有当道摘杨华底么出来道看时一僧出礼拜师云讨甚么碗以拄杖一齐打散归方丈。

上堂问如何是悟灯境师云杲日照青松进云如何是境中人师云拄杖肩上横进云人境俱无时如何师便打乃云门外歌声滑庭前草木新大家高着眼请看浩荡春况复冰消崖畔华发上林翩翩蜨戏青红恰恰莺啼绿树触处建化门庭莫不大彰本有于此明得山河泊大地刹尘净法身脱或未然满溪桃李树刚自见青黄。

退院上堂拄杖横肩散水云纷纷戎马竞头争藏身应许没踪迹须向高高鸟道行且临行一句作么生道看脚下。

住贵州安顺府清凉禅寺师在云归山受半偈廖居士请入院至三门云者个泼天门户须是没量大人且看今日新到喝一喝便入。

据室魔宫虎穴尚安身落草求人厌频喝一喝云水归巨海波涛静云到苍梧气象新。

护法请开堂师拈帖示众云此是半偈居士与海岱院主从毛锥子上吐露底珠玑直须向文彩未彰已前荐取其或未然便请维那表白。

指法座云者个宝华王座过去诸佛转法轮未来诸佛亦如是即今清凉长老又作么生有条攀条无条攀例遂升拈香云此一瓣香奉为今上皇帝圣寿万岁伏愿金轮统御三千界玉历延鸿百亿春次拈云此瓣香奉为本府当道文武护法缙绅伏愿禄位荣增永作国家柱石末拈云此瓣香十载参叩受尽辛勤拈起则穿透佛祖放下则海宴河清此是第二回拈出奉为现住白果山华严堂上象崖

大和尚用酬法乳上首白椎竟师云自离蜀水到黔南收拾丝纶罢钓竿却被清凉海院主重新斫竹复垂筌还有负饵金鳞么出众相见问佛与众生本具者个道理如何有凡有圣师云莫妄分疏进云尽大地是个解脱门因甚一切众生出不得师云顿断脚跟下底僧仁思师打云立地死汉乃云山僧丁甲申蜀变以来白刃春风无处不是几婴险难拽杖来黔本欲深栖崖穴以了余生却被汝诸人特地兴波起模画样要山僧向者曲录床举扬向上宗旨流通正脉使人人知有此事然此个事不容拟议扬眉瞬目则落二落三举古明今则落七落八一言之下杀活全彰一句之中性天朗耀所以临济德山棒如雨点喝似雷奔祇要人人知是般事便休有甚佛法与你商量殊不知此事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凡夫分上亦不减乃至成佛亦不增山僧恁么告报诸人还委悉么蓦呈拄杖云杖头有眼明如日要识真金火里看。

结制上堂问慈云弥布狮象骈臻如何是和尚为人句师蓦头一棒进云恁么则恩归有据师复打乃云祖师意柏树子赚杀英灵云门饼赵州茶噎杀禅客子胡狗鳖鼻蛇见者魂惊雪峰毬普化铎声震今时者是古人向电光里垂手为人的巴鼻即今清凉结制又且如何为人乃掷下拂子归方丈。

上堂问如何是最初句师云向前来进云如何是末后句师云道了也进云坐断两头时如何师云你作么生坐僧拟议师震威一喝问者所无情破屋凡圣在此往来和尚还容他往来否师云来者从他来去者从他去僧罔措师打云者漆桶问昨蒙和尚指示弟子想念俱无师云你道底是甚么进云今日天寒师云大好想念俱无乃举僧问六祖黄梅意旨是甚么人得祖云会佛法人得僧云和尚还得否祖云我不得僧云和尚为甚么不得祖云我不会佛法师拈拄杖召众云还会祖师意么若也会得触处逢源遍界光辉若也不会清凉却为诸人注脚去也东风拂面来穿耳从西过遍界尽生辉纸帐都吹破毕竟如何眨上眉毛休错过。

天台旭初禅人请上堂问日可冷月可热众魔不能坏真说如何是真说师云说即不真进云恁么则相逢不拈出举意便知有师云坏也坏也乃云山僧久病不上堂旭初为众请举扬拈起赵州七斤衫乾坤世界悉包藏蓦呈拄杖云者个是拄杖子那个是七斤衫遂喝一喝云不容浅见衲僧会唯许通方作者知。

追严上堂问父母非我亲谁是最亲者师云你适来吃粥也未进云亘古亘今师云错进云如何即是师便打乃云尽十方世界是个大解脱门把手拽人不入殊不知此解脱门六凡四圣乃至情与无情都卢悉在里许正眼观来亦不见有一物出入往来所谓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今忠衢禅人亡母亦在如来大圆觉里历代宗亲亦在如来大圆觉里既过去现在都在如来大圆觉里则知忠衢禅人今日生亦不见其生过去慈亲灭亦不见其灭生灭两忘迥超物外一句作么生道杖头吐出无生旨衢母回光省旧容。

腊八上堂问和尚与弟子授戒未审心与戒是同是别师云同则总同别则总别问

如何是现前之佛师云放光动地进云在甚么处师云过去久矣乃云今朝却是腊月八正觉山前忆悉达岩中晏坐冷湫湫一睹明星刺眼瞎无端道个人人皆有那一着且道如何是那着掷下拄杖云大家高着眼下座。

上堂竖拂子云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印泥印水印空乃至森罗万象无不印之即今清凉四众临筵人天普集且道还在祖师心印里么如其会得不劳弹指楼阁门开百千善财一齐敬礼脱或未然一片白云横谷口许多归鸟尽迷巢。

冰释禅人请上堂问为人一句即且置应时及节事如何师云五九天寒分外别蜡烛冻得上头红进云学人不会师云突出眼睛乃云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所以雪峰三上投子九到洞山只为者一着子不透今冰释禅人不似雪峰去去来来偿草鞋钱债初到清凉直下一言相契特请山僧升座说法亦乃用报圆寂业师清凉自忖无法可说乃拈拄杖云幸有者个木上座在遂卓一卓云会么若向者里会得则知大通比丘尽未来际不曾生尽未来际不曾灭净裸裸底绝承当赤洒洒底无回互到此唤作一物即不中既然如是且道大通比丘又在甚处安身立命掷下拄杖云天堂收不得地狱岂能该。

元旦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君王得一天下太平衲僧得一海众云臻遂顾视左右云且道一作么生得喝一喝下座。

上堂震威一喝云会么道不虚行如风偃草缘不虚应似镜临形如是则地因人显人以地名汝等不知清凉来源清凉乃汉时孔明孟获之遗迹烽烟争斗之疆场一旦翻为琉璃绀阁人天标榜转热恼为清凉化疆场作佛地顾名思义曰清凉即今海岱院主不忘古德先师翁之创业乃纒攸绩肯构肯堂大开选佛之场接纳方来与今贤士大夫敦请山僧升座说法举扬宗旨同明般若要透威音那畔更那畔之消息且道如何是更那畔底消息复喝一喝云坐断两头凡圣路放出汾山水牯牛。

解制上堂开炉结制九十日衲僧个个讨巴鼻恶辣钳锤不饶伊拟议开口蓦头劈娘生鼻孔搭上唇脚跟下事明历历今朝解开布袋口纵横任意东西去且道清凉又作么生以拄杖横肩云本是山中人还归山中去下座。

住贵州安顺府长寿院师在云归受总戎邵之贵请开炉上堂云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运转乾坤诸圣莫测试问众中还有推车合辙底么出来相见问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转身还堕位且道过在于何师云领取三十拄杖僧拟议师便打乃云炉鞴重开镕凡铸圣钳锤再举点铁成金若是当炉不避火底衲僧向者里镕作一团炼成一片法法混融头头无碍正法眼直下开明秘密藏通身突露一任震旦国里擎头戴角游戏场中颠拈倒弄得大自在不枉请主添煤添炭山僧扇风扇火其或未然巧匠炉边多钝铁良医门首足病人。

上堂问世尊在灵山会上拈华示众和尚在长寿院里拈个什么师蓦头一棒云拈个什么僧便喝师复打乃云长寿院里上堂森罗万象齐彰个个来讨巴鼻宁不颜面惭

惶更问西来意旨棒头打折脊梁遂以拄杖卓一卓云还委悉么掷下云抛向阶前一任风吹雨打。

中秋上堂此日中秋月正圆处处笙歌尽赏观玉盘高挂人皆玩不觉浑身堕其间试问诸人其间底事即且置正当月落时汝诸人又作么生顾盼良久喝一喝下座。

缪总戎夫人高氏请升座士问三心不可得即今三心还可得否师云得士云如何是不可得师云不可得士拟进语师蓦头一棒士踊跃礼拜归众师乃云展大机明大用掀翻佛祖窠窟超生死越轮回看破梦幻空华所谓五蕴非有四大本空若能如是潜通方始了达三祇劫当下迥然得超越即今缪夫人觑破梦幻空华直下谛信此道具丈夫相虽处王臣富贵之家不被富贵之所罗笼固能参礼知识求决生死大事敦请山僧说法更资过去二亲虽然如是还委悉么荐得杖头端的意高山平地总西方。

追严上堂若人欲识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远离妄想及诸取令心所作皆无碍恒修禅人须荐取当净其意如虚空就中若解恁么去不劳打鼓资宗感情与无情俱顿超君恩师恩一时毕还委悉么是则名为报佛恩将此深心奉尘刹。

上堂达磨不往东来二祖不向西去人人常光现前个个脚跟点地如是则本自圆成无欠无余何必重说偈言良久卓拄杖一下云还会么只为分明极翻令所得迟。

上堂士问如猫捕鼠时如何师云捕得鼠来也未士作呈势师云是猫耶是鼠耶士拟议师蓦头一棒乃云佛法无人说虽慧不能了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即今升座底是僧说法底是声且道如何是暗中宝莫是真如佛性么料掉没交涉莫是菩提涅槃么料掉没交涉莫是三世诸佛所传底心印么料掉没交涉莫是历代祖师所证底道理么料掉没交涉既都没交涉如何是暗中宝遂以拄杖向空点云点出暗里光明藏照耀人间没古今下座。

朔日上堂举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乃顾视左右震威一喝云诸仁者还识得一么若识得一百千诸佛体共生三才四相从此出复喝一喝下座。

上堂发大乘心立向上志信步羊肠蓦直去破生死关穷先圣意无孔铁锤当面掷且喜桂吾陈居士一超直入如来地通身彻底放下来践迹要学维摩诘今日恰值母难辰敦请说法资宗戚见闻随喜亦如斯过去先灵获饶益虽然如是还委悉么乃击拂子云掀翻自己闲田地上品莲华朵朵生。

解制上堂问打开拦圈放出一群牛且道向什么处去师云莫乱走进云见人不见牛时如何师云穿却鼻孔进云见牛不见人时如何师云蹋破草鞋进云人牛俱不见时如何师蓦头一棒乃云长寿院里请结制三月禅期今朝毕求心问道事如麻尽向杖头讨端的紧系芒鞋高着眼纵横任意各归去且出门一句作么生道深深海底不留踪直向高高峰顶立卓拄杖下座。

祈嗣上堂昨日十五制已解今朝重复又升座山僧肚里尽皆空更无一个元字脚却为时轩马居士打个之绕下注脚且喜竭力设香斋满饭一堂僧与俗结此人天欢喜

缘谄谋麟趾代食禄乃击拂子云还委悉么非色非空非造化绵绵瓜瓞时相续。

住永宁州灵应山中和禅寺师在长寿院受新城县邑侯陶公请值腊八上堂拈香祝圣毕上首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云若作第一义观即瞎却渠眼众中莫有向金不博金处底么出来相见问举扬宗乘即且置未开口以前一句作么生道师蓦头一棒进云只者一棒尽情吐露了也师云莫谤山僧好乃云今朝正值腊月八天下丛林增戒法明星昨夜正当天释迦举眸刺眼瞎普观大地诸众生与我同源无不恰乃顾视左右云释迦老子蚤已亲口道破则汝诸人原同一体无二无别何乃更要一场特地岂不是泥里洗土头上安头虽然如是者则公案又作么生结绝遂喝一喝云倒转其中关捩子万灵悉禀共同根。

元旦上堂元正启祚万物咸新春和境秀已解碧嶂之凝冰在处欢歌尽贺元旦之令节只如不涉新旧一句作么生道乃拈拄杖卓一卓云明明历历无今古下座。

元宵上堂问沧海明珠作么生取得师云用取作么僧拟议师便打乃云今朝却是正月半重拈一则旧公案几点明灯处处红珍重诸人着眼看看即不无只如油干草尽时又作么生良久云若能解挑拨何处不光通卓拄杖下座。

结制上堂与谁说法同音吼饮食语言皆用口个事明明绝覆藏只须不着随人后只如中和丛林之建原自慈化陶公与忠禄春华秀实众护法等倾心竭力眉毛敲磕处一旦落成选佛场开人天普集重翻释迦老子旧案直指人人本来面目其中设有一个半个当下之归眼中出气不减世尊拈华迦业微笑亲承印可又岂让灵山一会者哉乃竖拂子顾视左右云中和即今竖拂众中莫有解笑底么若有不妨担荷得去流通正眼一任向震旦国里抛沙撒土其或未然更听注脚掷下拂子云扑落非他物纵横不是尘下座。

慕役司主礼公祈嗣请上堂问殊方异俗饮食不同语言不一和尚作么生化得他师云风行草偃水到渠成进云恁么则法雨均沾殊胜福个中无有不超伦师云惜取鼻孔乃云今日名扬礼公敦请山僧升座要践给孤之遗风割难舍之基业大造精蓝供养云水复请激扬个事使未闻者闻未见者见未惺者惺未悟者悟遂以拄杖卓一卓云大众闻么复举起云大众见么若也闻见分明不唯轰起一声春霹雳天人头角尽峥嵘且观世音菩萨来在山僧拄杖头上口喃喃底道有求皆应无愿不从求官位得官位求富饶得富饶求长寿得长寿求男女得男女虽承如是应记但名扬礼公亦不求官位代代已居官位亦不求富饶现今受大福祿亦不求长寿自是寿同劫石既都无所求毕竟求个什么惟求菩萨本誓愿速赐灵童到他家。

上堂问黑白未分时如何师云乌龟向火进云已分时如何师云碓觜生华进云总不恁么时如何师云莫妄想乃云今朝冬月十五中和鸣钟擂鼓忠禄朱公坚请山僧重打口鼓肚里无滴墨水拟欲开口莽卤只好因斋庆赞使彼福垂千古且道大众饱参后一句又作么生人人钵盂高挂起亦似西来面壁祖卓拄杖下座。

双桂老人诞日上堂今朝正月二十一是吾师翁降诞日忤逆儿孙一瓣香触碎鼻孔没回避且道因甚如此不见道饮泉水贵地脉复云江门陈氏设普斋庆吾翁兮福无极愿祝弥卢作寿山摩诃般若波罗蜜。

上堂佛乘禅人逼上堂为报劬劳请举扬山僧肚里无法说棒头喝下贵承当若也承当得去一超直入如来地优钵华开世界香卓拄杖下座。

月辉禅人荐师请上堂问天堂不收地狱不该底人向甚么处安身立命师云眉毛在眼上进云恁么则得荐去也师云点乃云大事未明如丧考妣天上有星皆拱北大事已明如丧考妣人间无水不朝东蓦呈拄杖云还委悉么生死去来全体现了无一物覆行藏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豁开顶门正眼放出郎当铁鹞一任南北东西管教随流得妙是则是忽遇卒风暴雨时又作么生回避一僧出云杲日当空师云切莫将身潜古庙喝一喝下座。

祈嗣上堂卓拄杖一下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君王得一天下太平衲僧得一海众云臻即今秀实李公挥金请法也要得一旦道如何是他得底一祥麟昨夜乘风舞定向君家作丈夫。

顶营司吴夫人追严请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乃卓拄杖一下召众云者个是拄杖子那个是涅槃门若向者里荐得木上座为伊转根本法轮去也尘说刹说炽然说无间歇不唯弘先父子证大涅槃乃至天龙八部人与非人莫不闻此根本法轮得大解脱汝等诸人还信得及么信得及不须拟议更寻思信步羊肠蓦直去。

元旦上堂昨夜三十日今朝是新年鼓乐喧天地人人尽歌欢就里有一人不随声色转不逐四时迁常在动用中动用收不得且道是那一人遂掷下拄杖云参。

辞院上堂七住丛林六拈香中和挝鼓始散场吾今已了犁耙债遁迹幽居向南方珍重禅流随挂搭诸方门户甚光扬且道临行一句作么履践杖笠蒲团随我去独留明月与人看。

住潭州益阳凤山西峰禅寺师在崇福受请入院至三门云楼阁门开其来旧矣不识有几人蹋着喝一喝便入。

据室横按拄杖云相逢不必重拈出坐断千差继祖风且道作么生坐卓拄杖便起。

本邑护法及诸山耆宿请上堂拄杖南游念已灰无端特地又登台丝纶自可容收放负饵金鳞破浪来众中莫有现跃飞腾底么出来相见问几百年来烟雾寺零零落落草离离今朝且喜金声振惊起林间丹凤儿丹凤儿则且置就里一句作么生道师云黄金重布地不识有谁能进云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师云三台须是大家催僧礼拜师乃云者个荒凉院子虽创自大唐传法禅师千有余载历宋元明几至片瓦无存纵有法王大宝宁免雾锁苔封而今且得诸兄弟众檀护剪荆除蔓瓦砾生光狐兔潜踪狮子龕

呻法王大宝不求自至亦是冷灰豆爆无作力公其先声也山僧自乘槎南下休老于湘西邻邑益阳崇福隐迹过时何有于此岂意撞伙瞎汉不识好恶拽到者里回避无门未免一场特地入泥入水去也遂以拄杖卓一卓云还会么破沙盆子重提掇竭力全凭过量人下座。

师诞日上堂未知生焉知死死即生生即死生死直教彻到底惊起长空铁鹞儿吞却门前石狮子且不涉生死一句作么生道虚空卓立五须弥喝一喝下座。

竖大悲殿上堂问掬水月在手弄华香满衣乃展两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师云人心难与月轮齐僧喝师便打乃云辟开佛祖门庭竖起圆通标榜吹大法螺击大法鼓演大法义震大宗风为祥为瑞为定为慧天下衲僧莫不于中奋大精彩作大佛事情与无情悉证真常帝释天众意兴萧然此界人民歌欢笑舞必如是人行如是事利如是众虽然如是且道西峰眉毛还在么乃拈拄杖卓一卓云龙象纷纷从此止彩云长捧日轮红。

上堂今朝腊月十三日一年十二月将讫试问此间诸禅者那事端的不端的若端的三十夜来定不惧不端的依然前路黑似漆遂拈拄杖卓一卓云诸人还委悉么若委悉得去往古来今一时顿入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寿有鬼神兮妒君福。

师诞日立僧上堂问本来无量寿大橈算不出和尚六旬初度已是一轮华甲如何是无量寿师卓杖一下云荐进云恁么则万年松在祝融峰师云惜取鼻孔问释迦老子舌覆三千达磨大师身该一切以卧具打○云人人本具者个因甚有凡圣二途师云拄杖子通天彻地进云知恩者少负恩者多师云自知较一半乃云木人把板云中拍石女含笙井底吹泐仰父子互赞成白牯狸奴无向背法幢曾建蜀黔南无生曲唱几回讫杖履随方任意游锡挂瀆阳凤山踔西峰重辉事事圆中兴祖道法远继客冬丛林功落成衣法双传净子嗣予已谢事得安闲适逢华甲满旬至狩龙香象拥祇陀诸子率众庆斯日复请重辉正法眼数年髯挂于东壁不免家丑对众扬满盘托出宜荐取遂以拄杖打○云诸人还会么过去诸佛于此生未来诸佛于此生现在诸佛于此生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于此生乃至六凡四圣情与无情尽在于此发生所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者里见得彻去迴脱罗笼大方独步其或未然更听偈言旷大劫来至今日非止六十论生辰尘沙数量一弹指无位真人没古今卓拄杖下座。

云腹智禅师语录卷第一

嘉兴大藏经 云腹智禅师语录

云腹智禅师语录卷第二

侍者 狄贤 联升 纪录

小参

十五日己前捏定死蛇头不通一线十五日己后放出水牯牛直冲沙界正当十五日也不放也不收全体堂堂浑不露尘尘刹刹覩无门你等诸人还委悉么卓拄杖云是处是慈氏无门无善财。

小参举达磨至东土始见梁武帝帝问曰朕自即位以来造寺修佛度僧无数有何功德磨云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似有若无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磨云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与世求师云鼻祖八字打开不觉眉毛拖地武帝恁么措问较若萧何画一要知其间消息别有春风一律今明字薛居士亦能造寺修佛行檀波罗蜜亦不住在人天小果位中何也为伊所作福德不应贪着岂不超古人一头地去也还会么若能如是见方名越格人。

小参三界无法何处求心拈拄杖卓一卓云若恁么会去一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脱或未然欲得出头待驴年去喝一喝。

小参不冷不热五谷不结饮水止渴畏寒向火上智下愚洞然明白问着个事耳烧面热只如洞山道寒时寒杀阍黎热时热杀阍黎又作么生中和与伊通个消息热有松风水石寒有柴炭纸衾也不是顺风放火也不是夸富欺贫恁么受用只是难消还委悉么有限身心时不待无情寒暑日相催。

小参蓦竖拂子云只是者个拂子因甚千没奈何万没奈何忽掷下云无事闲把住冷地惹人愁且道是甚心行只缘太亲切拟荐便支离。

小参问拶断黄金锁虚空飞铁鹞颀颀任去来生死绝朕兆如何是独脱一句师云眉毛在眼上进云恁么则天上人间随念至更嫌何处不风流师云照顾脚跟问金风拂面满林间一物长灵不变迁且道生知禅德即今在什么处安身立命师拈拄杖云相随来也乃云休公荐徒请小参山僧无法可当前幸有龙牙老汉在杖头指处得超然虽然如是且道那里是他去处一尘才举似全体现优昙。

中秋小参问万象光辉时如何师云眼华作么进云人逢好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师云刺瞎汝眼乃云年年岁月总一般今年历过闰八月十五日已前浑不觉十五日已后黑漫漫且道正当十五日试问诸人作么观良久云举目人皆见光辉天下明。

小参春至华开俱漏泄非青非黄非赤白珍重阍黎仔细观莫随眼境妄分别别葛藤有话无人说喝一喝下座。

迎华严象老人灵骨归示众宗风院里别来时念有余年不见师今日迎归重一晤了然面目俨如斯汝等不知先师自龙蟠开法以来几住名刹后于楞伽玉峰丁甲申之变白刃春风蜀中几无完土师乃拽杖酉阳时司主醇公亲炙座下即于大酉洞天新创一刹延师驻蹕后退居白果山华严禅寺一日师率众刈茅见一古塔空无所藏不知何时建造待旬耆年亦不知之后一月唱灭遂收灵骨瘞于斯焉山僧虑其塔近要服特遣印寰等二千余里迎归大众自别后至今廿有四载方才圆成者则公案此段因缘信非偶然不是冤家不聚头勿烦久立言毕潜然归方丈。

埽开山传法禅师塔辟千秋法社开人天眼目转无尽轮宁有穷矣遂拈帚召众云鸟啼华笑长春只贵家风如始。

法语

示风谷上座

上座初参吾法叔雪门和尚次谒洞上长老久侍凡师而法门细大靡不经历至于寓黔中数载回龙接纳不厌真乃济人之心深切他日法门柱石未易言也且上座赋性简直未薰杂染造道之器可佳若以初心而咨向往何愁不到古人田地然此者片田地分付来多少时也故云我立地待汝构去所以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出兴于世无非发明者片田地若办肯心必不相赚只须一断一切断一成一切成更莫思前算后譬如金翅鸟王劈海直取龙吞不向别处流转管教得大受用岂不庆快平生那时推己利人而两得又何虑檀度之不普哉书此以为异日啐地一声之助切莫到中和门下抱赃叫屈。

示海峦监院

建丛林立规矩乃古今之贤士修道德齐礼乐实住持之纪纲大抵扶树宗教须是其人今公丛林整肃粥饭精洁四来禅者景仰无穷复请山僧拈提向上诱掖方来多多益善但肯就里韬光敛彩世事任缘究竟个事复何难哉奈病躯不能久留今将行矣书此一段葛藤以酬令德。

示共如库司

上人清凉作库司职满束装便归去钵盂锡杖仍旧留把茅且向九峰卓恐汝未到休歇处山野重重为举说杨岐有个金刚圈要尔努力急跳出跳得出时伸脚眠也无祖兮也无佛。

示法空禅人

尔号法空只须依此体会更莫向外驰求当观诸法本来空寂不碍自性真空盖由逐境生心种种取舍种种欣厌种种憎嫉种种遮障所以光不透脱汝但向举心动念处坐卧经行时直谛审观一朝豁开顶门正眼回观诸法本来空寂始不负汝法空之号也勉之。

示博知禅人

衲子立志须要气骨如山撼摇不动行脚参方亦当具眼有可亲近者久久相依时中请益必要讨个分晓向上提持虽在师家本分一着贵乎自悟不见二祖立雪断臂乞达磨安心磨云将心来与汝安祖云觅心了不可得磨云与汝安心竟如此看来不过以心印心而已宁有他哉果能如是体会不负行脚到头终是觅山归。

示印寰监寺

觑破尘缘事来透祖师机识得卢能老诸行悉无亏一偈超诸有亘古五宗师丛林作矩则非是小根基吾今勤策汝理事莫相违果能向上趣真是出家儿古德云与其老死丘壑不若领众行道于丛林者上也汝其勉之。

示湛然明空二昆季

参禅学道唯要立志志若不坚久之则打退鼓矣盖谓尔等从无始来有广大灵通底觉性寂然湛然纵经尘劫无有一毫遮覆只因渐染习气随时迁移不觉被无明烦恼

收摄去也今虽知非由然儿戏山僧恐汝立志不坚信不及此故葛藤如许。

示达心禅人

明心达本衲僧行履既为生死出家故当立地坚真不可逢人矜恃好处况一生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恶知恶解无非习气若习气不除则有妨于正念也且尔在法门日浅未经淘汰岂可擅自称师云我是大修行人不独颠预自己亦取识者之笑尔珍重珍重。

示玄谷禅人

出家儿立志须要孤硬行事故当远大不可作庸人之态颠预过日盖参玄之士如珠走盘此处不契则彼处发明岂可甘心自画耶若恃聪明之资不肯见人只管因循循随逆顺境转去此乃不唧溜中之不唧溜汉也公茂年出家正好向道心坚固之际拼命做去有时脚跟线断地一声便是汝放身舍命处也方了初志汝其勉旃。

示福之汪居士

居士幼时误走歧路致令居士不甚颠倒迩来知非一念猛省可谓急流勇退真丈夫也复乞法语以为朝夕究竟山僧道只须向知非处绝倒把断要津看者颠倒底是个什么看来看去看到心空及第处不见有一物出入往来依旧只是个汪福之那时来吃山僧痛棒。

示闰宇胡居士

向上一事独选英灵若果是个汉不问如何若何便乃单刀直入盖谓居士不曾见人虽有如是根器依稀过了然此事不可自恃聪明解会亦不在语言文字上搜求亦不得作道理主持亦不得作转语印过只须向言无展事语不投机处彻底掀翻始得倘若半信半疑虚过一生莫言不道。

示占围刘居士

尘中作得主世上罕有此应物须及时莫问张王李女嫁并男婚不学庞老子寻常日用中行已贵有耻光阴莫虚度努力超生死一朝梦眼开不孤今日矣。

示夏氏妙果

我此法门无论僧俗男女平等一如只要当人深信此事生死念切不愁不到恁么田地汝虽女流宛有男子之见特持片香乞法语山僧愍其致诚命名曰妙果盖念佛修行必证妙果若依此而修有时一念知归则成佛无疑也。

示赵氏婆子

念佛无巧拙止要生死切生死心若切无有不了彻生死心不切终是门外客因循复因循断送老头白即今须了办免教阎老责有时省得来方明真实说。

示明宇薛居士

居士在世缘中千足万足乃能访道于清凉惜乎山僧不解方便单单止有条无情拄杖拟欲奉汝一棒只恐居士承当不下若承当去他日见道以此为证。

书问

复玄象廖居士

读来翰深生庆慰知居士金汤法门为道笃切不拘形迹往往书中请益开示并偈颂等语致诚致诚历观古人挺特见于天下者未有不得于创辟而得于因循者也故惟豪杰能之耳公夙有灵根才闻举着胸次洒然不甚欣跃只将欣跃之心一齐坐断不起解会如狮子游行不假伴侣壮士屈臂不藉他力只贵一念猛省一切现成正如力士额珠原未他失者怎么会去多少省力舍此他求则不可也来谕所说虽是不欺但恐心意识之所著述终难保任务须彻底掀翻始得不见赵州八十行脚不休者只要到佛之一字吾不喜闻方才休歇所以此事只在恒一不贵多闻公能如此用心一朝击碎额珠尘劳业识尽净光辉那时也不疑佛也不疑祖三教鼻孔一串穿却始知原来不姓廖亦不唤作官人便是一个脱洒闲道人也何如。

又

大都此事须趁初心猛利讨个分晓竖起脊梁全身翻转把世出世间一切见闻觉知善恶境界一口吞尽不留毫末自然盖天盖地赤条条去也不然日久岁深心疲力倦遇境逢缘忘失初念昔襄州庞蕴居士初谒石头乃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头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后参马祖复蹶前问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士于言下顿领玄旨更不回头转脑出言吐语越古超今盖天盖地者是千古在家学道底样子愿居士深根固蒂他日吸尽西江将此语一照莫道山僧涂污公之面门也。

复清凉众护法

来书欲山僧再打鼓笛此意甚佳即当奉命但病躯疏僻不谙世礼恐弗能应酬人事只可于休下嚼橡饮泉以终余生惟高明谅之。

复总戎定字段公(讳时选)

来论谓看本来无一事何为不得闲就中说话只见目前虚豁未到究竟田地所以光不透脱行事之际未免无碍耳昔张无尽见兜率悦禅师一语契合悟得自己本有不从人得遂归家稳坐依然摄政立勋此不坏世间相而求实相之大丈夫也今公之行履坚真学道笃切不减无尽张公只少此绝倒耳待过普城把手一笑。

复阳焰智旭上座

适阅来翰不甚庆幸当此祖灯寥落之际真实为道者万无一二公一旦抛却五经七史灰心泯志向者冷地上作个活计又是世间第一等讨便宜底人也至若究华严宗旨乃公用心之善当知此个圆顿法门广大究竟只在剖一微尘而出大千经卷须当着眼始得不可容易放过至于诸祖诫人进文字而参悟者总为学语之流寻行数墨障自悟门不肯体会自己本命元辰为究竟事也所谓看教明心离指见月若只玩其文而不究其旨犹若烝沙作饭焉能饱人乎哉谕中谓弥勒楼阁人人本有非善财参之而始开不参而遂阖等语是则是只是未在切莫作道理一味印过则老胡绝望之日近矣不见

善财经历一百一十由旬参五十三师及见弥勒弹指方才得入入己见阿僧祇弥勒有阿僧祇诸佛现阿僧祇三昧又见弥勒从初发心修行一一奇妙之境与自己根本圣智悉在其中尽得圆满也若言八窗洞达四顾玲珑如上所说其中广大无比扩充无量又岂类八窗之微不能容一探竿乎昔华严觉禅师初习华严诵至现相品云佛身无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虚空诸佛于中住无住亦无去处处皆见佛遂悟华严宗旨讲词宏放众所叹服一日南堂静禅师谓曰观公讲说独步西南惜乎未解离文字相耳偈问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刚也师即欣然罢讲南依圆悟一日入室悟举罗山道有言时踞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无言时觑露机锋如同电拂作么生会师不能对夙夜参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顶常年半掩门自嗟身已老活计付儿孙悟见许可次日入室悟又问昨日公案作么生师拟对悟便喝曰佛法不是者个道理师复留五载转更迷闷后于庐山栖贤阅浮山远禅师削执论云若悟有亲疏岂有栴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悟曰出林依旧入蓬蒿天网恢恢不可逃谁信业缘无避处归来不怕语声高悟大奇持以示众曰觉华严彻矣如觉公之不肯便休悟祖之为人到底此意又不可不使公知之山僧所以区区如此者盖谓与公法情胶固不得不尔幸勿以我为介。

复龙宇潘居士

山僧饭罢每日埽石打坐亦不知有天上人间之事忽接来教方知居士钻故纸打葛藤殊不知此事道个直指已是曲了何故平地上牵枝引蔓致令山僧失足一跌试问居士唤什么作昙华又唤什么作菩提不妨亲来通个消息去。

复金沙张居士

接来教并偈语读之深省我杖头耳就中谓去我咫尺何不放三尺光者是何言软据此识见宁不孤负己灵也殊不知人人本有之光辉天鉴地耀古腾今世出世间谁能侵占他一丝毫去如人远涉江南海北归来举目存心其光无处不照又何止三尺乎。

又

昨复来翰其中已曲尽大意多见居士不荐一味要说道理以为会禅不见法华云尽思共度量亦复不能知然此事上无攀仰下绝己躬广大灵通古今绝待灵利作家自合知归岂容话会者哉若是中下之流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引好怪得我又疑古今问道之语堆集万卷不知此段因缘皆从南岳青原二枝派别为五方圆任器水体是同至于建丛林立规矩盖为众广事繁因时治宜或垂一言或出一令或幽或显或抑或扬非苟然也无非发明个事其于德山拈棒秘魔擎叉雪峰辊毬普化摇铃其中直指者不甚枚举且山野之意凡有来者但向上提去不管他信不信行不行任他颠倒居士若实为此事必须将者些见解尽净埽除彻底一翻转来见得自己本有不从人得那时开口闭口也得说悟说迷也得说生说死也得说心说性也得说凡说圣也得乃至说禅说教说定说慧一切语言文字资生业等无有不得若只说道理一味印过从今生说至尽未来劫未敢相许珍重珍重。

复月空禅人

上座来书一一皆悟后语耳若果如是则幸也山僧细玩之未在假饶彻底悟去若将悟处硬作主宰犹是自颺更须颺却悟底始得相应尔果要真实参禅急须放下放下勿欺自心可也。

又

来意区区所说者无他只要山野拄杖点首若果到恁么田地自合识羞又岂待人肯也殊不知欲求无上妙道须是久受勤苦千磨万炼计穷力尽无你心思言议处无你措手足处豁然啐地折曝地断地一声翻转面皮始知汝不吾欺也不见南岳让见大鉴之后犹执事十五秋马祖见让之时亦相从十余载方了此事岂容易而充选者哉汝虽来往几次不肯实心参究亦且书生之态罔脱未曾淘汰个衲僧气象若肯随中和住得十年五载习气尽净无有丝毫碍翳踏着本地风光那时山野拄杖子点头犹未晚也勉之。

杂偈

怀象崖老和尚

大西洞天非世间高高云路几能攀八行欲寄何由至镇日看山不到山
镇日看山不到山烽烟蔽野路途艰草鞋无自通消息犹忆风规启后贤
不露锋芒却自闲白云深处枕高眠几回梦里频相委历历溪山落落烟

寄东山止法兄

兄去烟墩我向秦云山楚水几经春五龙院里曾分座赢得先师累后人
示太峰上座

行脚多艰事未符老来方觉费踟蹰豁开心眼空霄汉历尽层峦峰亦无
示会也上座

刹土微尘一句收那堪直指问根由只须坐断今时也始信桥流水不流
寄达远上座

中和法嗣汝为先拄地撑天望尔前黄檗宗风千古胜因循空过好时缘
寄弥光上座

一庵深隐乐华峰万事无干心自通莫谓无心云是道森罗万象此光中
示印心监寺

玉冠崇福又西峰十载殷勤道行浓自是乘悲曾有愿精金百炼用无穷
示印寰监院

四九知非上我门而今行履果符心危亡不顾向前去始作金毛吼出林
示惺初副寺

参禅须透祖师关不透如何达本然奋力一锤击碎也始知教外有单传
赠天倪上座沥血书经

大千经卷一微尘海墨难书者段真端的不妨亲剖出头头法法总相应
示月辉禅人

突出当空月一轮辉天鉴地绝埃尘禅人就里宜参取举首明明洞本真
示无作老衲

衣里明珠昼夜光徒劳纸上去寻行瞿昙金口亲分付指出明明不覆藏
示达心禅人

圆明一点露堂堂者里如何有覆藏打瓦钻龟徒卜度那知触处即心王
示梦觉禅人

觉得从前总是非而今动静莫相违直须提起吹毛利剖出当人第一机
示德坤禅人

顶笠腰包个衲僧终朝抱屈上人门自家宝藏原无失向外驰求丧德坤
示道常监院

心如铁石志如山日用公私无间然不异当年卢行者心空及第有衣传
示豁融禅人

圣凡两路俱坐断只看赵州一个无拶得虚空粉碎也尘刹刹绝之乎
复古山张居士

最上关头达者稀扬眉已错目前机只饶剑气冲牛斗到此难将正眼窥
赠慈化陶居士

昔日庞公嗣马祖今朝慈化绍西峰道通天地无今古只在当人一念中
赠法普陈婆子

佛即心兮心即佛从来凡圣共同途果能直下承当去便是吾家千里驹
示司药金成衣

汝之号也金司药有病何曾医得着舍短从长自剪裁分明处处露头角
示绍宇李居士

宇宙虽宽无别路脚跟下事贵相亲邦畿千里惟民止好去安居莫问人
示正宇舒居士

拟欲修行信不坚因循却被葛藤缠六根结解如如佛只要当人不变迁
示定宇王居士

个事堂堂绝正偏不须规矩定方圆湖南长老分明道自古长安风月天
示忠宇梁居士

自觉红尘苦太忙特来叩我究心王山僧指出弥陀佛十二时中常放光
示瑞灵刘居士

灵符时在握随处契本来分明举似汝不用巧安排
题复生柵(有序)

西峰自劫灰之后四山皆濯濯焉独此古栲一株其围四合而长不啻百二十尺矣予癸卯冬过此蚤已生气不存至明年春受请入院未几向东一枝忽荣犹绝后再苏今将四载千枝万叶无一不秀矣。

苍苍独占一峰头经雨经风不计秋枯却多年今复茂依然千古荫无休

真赞

初祖

两眼似漆一苇东来骨骨董董惹人疑猜咦赚得神光堕一臂至今大地成祸胎

自赞(顺钦陈居士请)

继曹溪之宗中黄檗之毒惯使子胡一只狗剜心剖腹卖弄杨岐三脚驴神出鬼没到处人多讪谤只为直不藏曲撞着顺钦陈居士图我之丑于纸轴阿呵呵会也么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

佛事

清凉挂板

师竖椎云会么此是佛祖弘规人天轨范县之则中外严肃瞻之则上下整齐击之则乾坤震动声之则沙界咸闻正当恁么时又且如何遂击云一击敲开千圣眼个中谁不证圆通。

为益乘婆子起龕万缘俱放下恩爱一齐抛返向无生国堂堂路不遥遂以杖击龕云急须荐一声佛送出尘器。

为凤川贺居士火举起炬云了却幻躯顿空三际凤川凤川须当如是撻下炬云大洋海底火烧天直下翻身信步去。

云腹智禅师语录卷第二终

(门弟子益(慧省) 益(眼 韞) (性空 寂云 联旭 道常 悟明 性一) 同刻 (性慧 真智) 对

东林了知助刻 秀水谢颖仙书 嘉兴倪天章刊

康熙庚申年大夏月 吉旦禾郡楞严寺般若坊藏板)

云腹智禅师塔铭

天童密云悟和尚崛起东南中兴济北即今天下振振皆其裔也躬承记莒者十有二员破山明其一也破山囑累亦多人象崖珽其一也象崖之嗣有所谓云腹禅师者余不识其人但余宦楚日久师之飞誉流声震震在耳神交有日矣己未秋其法嗣我净禅师谒余武陵溪以铭塔见属余既心存向慕又岂可以不文自外也耶按行状师讳道智字云腹西蜀顺庆渠县人父姓李母氏何夜梦异僧托钵于门觉而有娠乃壬子五月午时诞生也总卯时深厌世相志求出家父不许而母怜之遂从其志送至本里水月庵礼六度公为师二十受具听绳朴法师讲法华经至若坐若经行除睡常摄心以是因缘故能生诸禅定恍然有入未几参雪门舍璞和尚值上堂便问三江水响即不问高境关头

事若何璞云千人万人过不得师云学人争得到者里璞云拿公验上来师便喝璞直打出久而辞去往黄檗山参珽和尚入门便问从天放下即且置就地转身事若何珽云脚跟下好与三十棒师当下疑情顿释炙脂帽子鹞臭汗衫一时脱落自此机辩横生莫敢撻其锋者亲承付嘱六载巾瓶时节到来应缘出世当献寇入川之际蜀中几无完土公数婴其难行道一如平时无少沮焉首住三圣悟灯继住黔之云归安顺之清凉长寿复后有新城宰沧溪陶公者倾囊倒橐兴复永宁之中和致币敦迎几处住持大似草鞋着脚一日发楚游之兴士庶遮留不止有独留明月与人看之句乘槎南下止濱江之崇福寺三载将作终焉之计寺与西峰接壤西峰荒废輿议请复劫灰先是逢人不出坚执再三继则出便为人不三年顿还旧观绀殿琼楼绿疏青琐焕然一大宝坊也自甲辰仲春入山住持十载百废俱兴群英毕集乃迁本师珽和尚塔于酉阳瘞诸寺后晨昏瞻礼即此仁孝足风千古癸丑五月初三日示现微疾廿七日嘱后事书偈云破屋一把火灰飞地绝尘露出铁牛机应物任随行至廿九日沐浴更衣端坐而逝世寿六十一法腊四十二继席本寺嗣法门人我净益闻禅师等建塔于寺之前峰与开山传法禅师塔相上下也其嗣法弟子如太峰鉴等六人唱导一方监寺如印公辈廿载丛林多方勤苦师之得人有如此语录行世多年其正法眼藏向上关键自有诸方法眼赏鉴余按行状摭其大略昭示来兹复陈短句用抒景仰铭曰。

乘悲七步天中节	来论风幡扬祖烈
辽天鼻孔没囊藏	舌头拖地眼睛赤
刀山剑树纵横行	应缘宁拒虎狼穴
光风霁月即之温	冷露严霜人共缺
数婴其难若家常	七坐名坊声赫赫
夷荒竞戴法中王	黔壤幸留教外别
柳栗横肩渡汨罗	千人万人难挽辙
喝断濱江水逆流	倒卓浮丘山顶月
祥麟威风破山孙	电卷星驰黄檗舌
胡然一旦哲人归	草木丛林皆泣血
起家麟也征余铭	笔端难把虚空诀
无缝浮屠插峰西	绿水青山无间歇

康熙己未中秋前三日三韩坦之魏峻槃谈撰

濱阳凤山西峰禅寺中兴碑记

真丹名山多为吾人袈裟覆却以是奇峰曲水纒谷崇岩绚烂乎梵宇琳宫世俗人不可得而问矣古云旷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世间粗人所不能见旨哉其言乎如楚之长沙上倚衡岳下瞰洞庭水阔山高长沙称胜西去有江则为濱水峭石虬松郁乎两岸山之明水之秀又甲长沙广輿记云益阳浮丘山峰峦倚伏亚于南岳观此

而峻拔可知已旋转而东复岭如飞重冈若舞左翔右顾百折千回廿里许突然一峰大似冲霄之翥故名凤山有寺宅其下则曰西峰所谓圣道场地也山顶有古树大数人围其荣枯占寺隆替明季枯矣自甲辰仲春云腹和尚入山枝叶复苏至今蕃茂与大洩寄檀灵树同一奇异噫人杰则地灵欤此寺历唐宋元明盛衰不一然千有余年鼓钟弗歇其地抑足重也崇祯后烽烟四起草漫法堂云和尚灵符在掌竿木随身一入其中山川增气峻阁崇楼如从地涌琼幡宝幢恍似天垂想古盛时不过是也谓之中兴也固宜修古塔建普同迁本师珽和尚塔于酉阳瘞诸寺后慈与孝并着也癸丑趋寂十载住持继席者为我净禅师讳益闻尤能继其志述其事廊庑日增参徒日众食堂菩萨子指常数千大藏五千轴有僧四人往黔地募资久不就一僧遂断一手而歿士庶感发歛然而成乃过浙西请方册藏而归焉厥功懋哉克家之子能荷父薪是子是父山赖以兴故诸门弟子念父子功勋欲记碑垂昭后学乃谋记于余余曰夫所谓记者不过表其往着其今垂其后已耳以往论之此寺创于唐开山之祖为传法禅师中兴于宋为性空禅师历代住持皆宗匠散载灯录炳如也余何必记以今日论之云和尚讳道智西蜀渠县人象崖珽和尚之子破山明和尚之孙天童密云悟和尚其曾祖也视洌则犹子辈也开法蜀之三圣悟灯黔之云归安顺之清凉长寿永宁之中和及兹潭州之西峰也七刹住持法嗣净禅师丕承先绪光大前徽父子令闻口碑载道矣余记奚为至于显大机发大用唤南作北点铁成金驱耕夫牛夺饥人食敲骨打髓骂雨呵风如此机关如此作略而流布语录盛行于世言满天下矣余即记之又能窥其涯涘于万一者哉余记奚为再若殿堂壮丽万础千楹地土界址横阡直陌将详寺志已何必记以垂后论之上之所谓载灯录者足以垂后父子语录足以垂后寺志足以垂后今日何必记语云仁言之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欢喜赞叹递代相传焉知不千秋焉知不百世口碑岂不足以垂远岂不足以当记哉何必以文字始为记以是辞之坚而请记者益笃余至此则无言以对高明者另为下语。

康熙己未佛成道日前住大洩密印寺退居芙蓉古梅法弟定洌拜撰